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五十七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比及腰门叉路，冠香撺掇韵叟大观楼去。韵叟勉从其请，重复折入花园，经过陶、朱所住湖房，从墙外望望，并未进去。相近九曲平桥，冠香故意回头，倏失惊打怪道：“阿是亮月嘎？”韵叟看时，只见一片灯光从梨花院落楼窗中透出，照着对面粉墙，越显得满院通红。冠香道：“勿晓得俚来浪做啥。”韵叟道：“定归是碰和，阿对？”冠香道，“倪去看哩。”韵叟道：“勦去做讨厌人，噪散俚噪场子。”冠香只得跟随韵叟原往大观楼。

第五十二回终。



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

按：齐韵叟挈苏冠香同至大观楼上，适值高亚白、姚文君都在尹痴鸳房间里，大家厮见。高亚白手中正拿了一本薄薄的草订书籍要看。齐韵叟见其书面签题，知为小赞所做时文试帖，特来请教于尹痴鸳的。韵叟因问痴鸳道：“近来阿有进境？”痴鸳道：“还算无啥，有点内心。”亚白道：“耐拿个《秘史外编》一淘去教会伶俐，甬说有内心，连外心也有哉。”大家笑了。

痴鸳忽向韵叟道：“耐昨日劝我个闲话，佩服之至。别人以绮语相戒，才是隔靴搔痒；耐末对症发药，赛过心肝五脏一塌括仔拨耐说仔出来。”韵叟道：“我看耐《秘史》倒勿觉著啥绮语，好像一种抑塞磊落之气，充塞于字里行间，所以有此一说。”

亚白道：“痴鸳文章就来里绮语浪用个苦功，拨俚钻出仔头来。以绮语相戒，此其人可谓不知痴鸳，并不知绮语。”大家又笑了。

这里说笑，那边姚文君也说得眉飞色舞，心花怒开。苏冠香怔怔呆听，仅偶然趁口而已。

韵叟听讲的是碰和情事，遂唤文君道：“素兰来浪碰和呀，耐高兴末去哩。”文君道：“俚睬定归勿是碰和！要碰和，阿有啥勿来喊我个嘎？”韵叟道：“耐碰和阿是好手？”文君嘻著嘴笑。冠香接说道：“俚打个牌凶煞，就是个琪官同俚差勿多。倪总归要输拨俚。”亚白道：“说俚凶也勿见得欸。”文君道：“倪陆里会凶嘎！凶个人可惜打差仔个牌。”亚白道：“前日天个牌，我勿曾打差，摸勿起真生活。”文君呶地起立，嚷道：“耐说勿曾打



差，拿牌来大家看。”说著，转问痴鸳：“耐副牌哩？”痴鸳慌忙拦道：“好哉，勳看哉，耐总无拨差末哉。”

文君那里肯依？竟自动手开橱，搜寻牌盒。痴鸳撒个谎道：“橱里陆里有牌？拨琪官借得去，一径勿曾还嘛。”

文君没法，回身屹立当面，还指天划地数说亚白手中若干张牌，所差某张，应打某张，一一数说出来，请大家公断。韵叟、冠香只是笑，痴鸳颦蹙道：“面孔阿要点嘎？勿是相打就是相骂。我末该倒运，刚刚住个对过房间，拨俚噪两家头噪煞。”亚白也只是笑。

文君冷冷笑答道：“耐自家阿晓得厌气？说来说去两声闲话，大家才听过歇，再有啥新鲜点说说倪听哩？”几句倒堵住了痴鸳的嘴，没得回言。亚白不禁抚掌大笑。韵叟想些别样闲话搭讪开去，文君亦就放下不提。

消停一会，月出东方，渐渐鸟至树杪，大家皆有些倦意，韵叟、冠香始起告行。痴鸳送出房门，亚白、文君顺路回房，直送至楼门口而别。韵叟仍携了冠香的手，缓缓趲下大观楼，重过九曲平桥，望那梨花院落中灯光依然大亮，惟逼着外面月色，淡而不红。

冠香复撺掇韵叟道：“倪去看看俚噪阿是碰和。”韵叟道：“耐啥要紧得来，明朝问素兰好哉。”冠香不好再强。同出花园，归于内院，相与就寝无话。

次日辰刻，韵叟起身，外面传报华老爷来。韵叟径往花园，请华铁眉在拜月房拢相见。韵叟先嘲笑道：“今朝拨我猜着，该应是耐先到。”铁眉似乎不好意思，韵叟顾令管家快请孙素兰先生。

须臾，陶玉甫、朱淑人、高亚白、尹痴鸳及李浣芳、周双玉、姚文君、苏冠香、孙素兰四路俱集，华铁眉一概躬身延接。

孙素兰轻轻叫声‘华老爷’，问：“昨日忙，身里向阿好？”



铁眉道：“无啥，还好。昨日舒齐仔，要想到该搭来张张耐，碰着仔耐大姐，难末勿曾来，就交代俚一打香槟酒带转去，阿曾收到？”素兰道：“谢谢耐，一打陆里吃得完！分一半送拨仔人哉。”

尹痴鸳背地指向朱淑人，悄悄笑道：“耐看俚啲两家头，客气得来！好像长远勿看见。”高亚白听见，也悄悄笑道：“自有多花描画勿出一副功架，也勿是个客气。”大家掩口胡卢而笑。

华铁眉、孙素兰相离虽远，知道笑他两个，赶即缄口。齐韵叟惋惜道：“刚刚有点意思，一笑末，咿勿响哉。”大家越发笑出声来。华铁眉装做不知，搭讪道：“痴鸳先生，两位令翠哩？”尹痴鸳带笑答道：“勿曾到。”

一语未终，早见陶云甫挈着覃丽娟、张秀英，朱蕙人挈着林翠芬、林素芬来了。大家迎见，更不寒暄。朱蕙人袖出一封书信，业经拆开，奉与齐韵叟。

韵叟看那对面，系汤啸庵自杭州寄回给蕙人的，信内大略写道：“黎篆鸿既允亲事，特请李鹤汀、于老德为媒，约定二十晚间同乘小火轮船，行一昼夜可以抵沪，一切面议。惟乾宅亦须添请一媒为要”云云。韵叟阅竟放下，问道：“请个啥人哩。”蕙人道：“就请仔云甫。”韵叟道：“我最喜欢做媒人，耐倒勿请我。”陶云甫道：“耐起先就做过个媒人哉，故歇挨耐勿着。”说得大家皆笑。

独朱淑人一呆，逡巡近案，从侧里偷觑那封信，仅得一言半句，已被其兄蕙人收藏。淑人心中忐忑乱跳，脸上却不露分毫，仍逡巡退归原座，复瞟过眼去偷觑周双玉，似觉不甚理会，才放了些心。

接着管家又报说：“葛二少爷来。”只见葛仲英挈着吴雪香并卫霞仙，相偕并至。齐韵叟诧异道：“阿是耐带仔霞仙一淘来？”葛仲英道：“勿是，就园门口碰着个霞仙。”

韵叟自知一时误会，随令管家快请马师爷。尹痴鸳向韵叟



道：“耐喜欢做媒人末，俚哋倪子要养快哉，耐为啥勿替俚哋做？”陶云甫抢说道：“俚哋用勿着媒人，自家勿声勿响，就房间里点仔对大蜡烛拜个堂。我倒吃着个喜酒。”大家大笑哄堂。

苏冠香上前拉着齐韵叟问道：“耐阿晓得，昨日夜头素兰先生勿是碰和末，做个啥？”韵叟道：“勿曾问俚。”冠香道：“我倒问过哉，也来浪房间里点仔对大蜡烛拜个堂呀。”韵叟不胜错愕。孙素兰遂将三人结拜姊妹之事，缕述分明。

韵叟道：“拜姊妹倒没啥，为啥单是三个人拜嘎？要拜末一淘拜，我来做个盟主。昨日夜头勿算，今朝先生、小姐才到齐仔，一淘再拜个姊妹，阿好？”孙素兰默然，苏冠香咬着指头要笑，其余皆不在意。

韵叟即命小青去喊琪官、瑶官。高亚白向韵叟道：“难末耐个生意到哉，起劲得来！连搭仔做媒人也勤做哉。”韵叟道：“我有仔生意末，耐要做生活哉嘛。耐未替我做篇四六序文，就说个拜姊妹话头。序文之后，开列同盟姓名，各人立一段小传，详载年貌籍贯，父母存没，啥人相好末就是啥人做。苏冠香同琪官、瑶官三个人，我做末哉。名之日‘海上群芳谱’，公议以为如何？”大家无不遵教。

韵叟当命小赞准备文房四宝听用，亚白便打起腹稿来。恰好外边史天然挈着赵二宝进来，里边马龙池及琪官、瑶官出来，与现在众人大会于拜月房棧。众人争先诉说如何拜姊妹，如何做小传，史天然、马龙池皆道：“故是应得效劳。”

于是大家各取笔砚，一挥而就。不及一点钟工夫，不但小传齐全，连高亚白四六序文亦皆脱稿。

齐韵叟托尹痴鸳约略过目，再发交小赞誉真。尹痴鸳向众人道：“倒有点意思！亚白个序文末，生峭古奥，沉博奇丽，勿必说哉。就是小传也可观：琪、瑶、素、翠末？是合传体，赵、张两传末，参互成文，李浣芳传中以李漱芳作柱，苏冠香传中虽不



及诸姊而诸姊自见；其余或纪言，或叙事，或以议论出之，真真五花八门、无美不备。”大家听了欣然，齐韵叟益觉高兴。

其时已交午牌，当值管家调排桌椅。瑶官乘隙暗拉琪官趑出廊下，问道：“大人教倪一淘拜姊妹，阿要拜嘎？”琪官道：“大人说末生来依俚，就一淘拜拜也无啥要紧。”瑶言道：“价末倪三个人拜个倒勿算？”琪官道：“耐末要缠煞哉！啥勿算嘎，倘三个人为仔要好，拜个姊妹，拜仔也不过要好点。故歇大人教倪拜，要好勿要好，倪自家主意，大人勿好管倪个嘛。”

瑶官涣然冰释，颌首无言。

听得里面坐席，两人原暗地捱身进帘，掩过一边。不想齐韵叟特命琪官、瑶官一同入席，坐列苏冠香肩下。琪官、瑶官当着众人面前，敛手低头，殊形。

酒过三巡，食供两套，齐韵叟乃向史天然道：“耐该埭到上海，带仔几花物事来，无拨一点用场，我要耐一样好物事，耐定归勿送拨我。故歇搭耐钱行哉，再客气仔勿着杠哉！耐阿肯送点拨我？”天然大惊，问：“啥物事嘎？”韵叟呵呵笑道：“我要耐肚皮里个物事。耐赵二宝搭倒还有副对子做拨俚，我末连对子才无拨，阿是欺人太甚？”天然恍然悟道：“我为仔四壁琳琅，无从着笔。难年伯要我献丑，也无法子，缓日呈教末哉。”韵叟拱手道谢。

华铁眉因问钱行之说，天然说：“接着个家信，月底要转去一埭。”铁眉道：“倪也要钱行哉嘛。”韵叟道：“耐要钱行末，同葛仲英搭仔个姘头，索性订期廿七，就来里该搭，阿是蛮好？”铁眉道：“再早点也无啥。”韵叟道：“早点无拨空。从明朝到廿四，大家才有点事体，廿五末高、尹钱行，廿六末陶、朱钱行，耐同仲英只好廿七个哉。”铁眉就招呼仲英约定，天然亦拱手道谢。

适小赞将眷真的《海上群芳谱》呈上齐韵叟看了。韵叟遂令



管家传谕，志正堂中安排香案；又令小赞赍这《群芳谱》四座传观。葛仲英看是一笔《灵飞经》小楷，妍秀可爱，把小赞打量一眼。高亚白汕笑道：耐劲看轻仔细，俚个衙头叫‘赞礼佳儿’，‘茂才高弟’。”尹痴鸳又口道：“耐末喜欢拨人骂两声，为啥要带累我？”小赞在傍“嗤”的失笑，仲英一些不懂，痴鸳分说道：“俚是赞礼个倪子，人才叫俚‘小赞’。时常做点诗文请教我，亚白就同俚打岔，出个对子教俚对，说是‘赞礼佳儿’。俚对勿出，亚白就说：‘我替耐对仔罢，“茂才高弟”阿是蛮好个绝对？’”仲英朗念一遍，道：“真个对得好！”

小赞接取《群芳谱》，送往别桌去。痴鸳悄向仲英耳边说道：“耐看俚年纪末轻，坏得野噪！俚个爷问俚：‘高老爷个对子为啥勿对？’便说，‘我对个哉，为仔尹老爷一淘来浪，勿曾说。’问俚：‘对个啥？’俚说：‘对“尚书清客”。’”仲英大笑道：“为啥勿说‘狎客’哩？索性骂得爽快快点哉嘛。”亚白、痴鸳共笑一阵。

席间上到后四道菜，管家准备鸡缸杯更换。大家止住，都欲留量，以待晚间畅饮。齐韵叟不复相强，用饭散席。

于是齐韵叟声言，请众姊妹团拜，请诸位老爷监盟。众人一笑遵命，各率相好由拜月房棧来到志正堂。只见堂前一桁湘帘高高吊起；堂中烛焰双辉，香烟直上；地下铺著一片大红毡毯。众人散立两傍，监视行礼。小赞在下唱名，众姊妹按齿排班，雁行站定，一齐朝上拜了四拜，又转身对面拜了四拜。礼毕，各照所定辈行，互相称唤。卫霞仙廿三岁，最长，是为“大阿姐”；李浣芳十二岁，最幼，是为“十四妹”。其余不能尽记，但呼某姊妹，系之以名而已。

齐韵叟欢喜无限，谆嘱众姊妹，此后皆当和睦，毋忘今日之盟。众姊妹含笑唯唯，跟随众人，趑下志正堂来。恰有一匹小小枣骝马，带著鞍辔，散放高台下草。姚文君自逞其技，竟跑过去亲手带住，耸身骑上，就这箭道中跑个趟子，众人四分五落看他



跑。

琪官看罢转身，不见了齐韵叟，四面找寻。见韵叟独自一个大蹶西行，琪官暗地拉了瑶官，撇下众人，紧步赶上，跟在后面。

韵叟并未觉著，只顾望拜月房枕一路上蹶去。蹶至山坡之下，突然刺斜里闪过一个人，蹶手蹶脚钻人竹树丛中。韵叟道是朱淑人捕捉织儿，也蹶手蹶脚的赶上，要去吓他作耍。比到跟前，方看清后形，竟是小赞在那里做手势，好似向人央求样子。韵叟止步，扬声咳嗽。小赞吓得面如土色，垂手侍侧，不则一声。韵叟问：“再有个啥人？”小赞呐呐答道：“无拨啥人来里口冤。”瑶官在后面，用手指道：“哪，哪！”韵叟不堤防，也吃一吓。琪官急丢个眼色与瑶官，叫他莫说。韵叟却又盘问瑶官：“说啥？”瑶官不得已，仍用手指了一指。韵叟再回头望前面时，果然影影绰绰，一个人已穿花度柳而去。

韵叟喝退了小赞，带着琪官、瑶官拾级登坡。这山坡正当拜月房枕之背，满山上种的桂树，交柯接干，蓊翳葱笼，中间盖着三间小小船屋，颜曰“眠香坞”。韵叟蹶进内舱，据坐胡床，盘问瑶官：“看见个啥人？”瑶官不答，眼望琪官。韵叟即转问琪官，琪官道：“倪也勿曾看清爽。”韵叟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我问耐末，再有啥勿好说个闲话？”琪官道：“勿是倪花园里个人，等俚歇末哉。”

韵叟略想一想，遂置不究，复笑问道：“我来个辰光，大家来浪看跑马，才勿觉着。耐两家头啥辰光跟得来？”瑶官道：“阿是大人也勿曾觉着？倪是一径跟来浪。”琪官道：“耐末要紧看仔前头哉，陆里晓得倪后底也来里看耐。”韵叟道：“耐后底阿去看看，常恐再有啥人跟来浪。”瑶官道：“难是无拨啥人个哉？”琪官道：“要末不过冠香。”

瑶官见说，真个出门去看。韵叟亦即起立，笑挽琪官的手，

道：“倪到拜月房枕去。”举步将行，忽闻门外瑶官高声报说：“朱五少爷来。”

韵叟诧异得紧，抬头望外，果然朱淑人独自一个，翩翩然来。韵叟请其登榻对坐，良久默然。韵叟搭讪问道：“听说前日捉着一只‘无敌将军’，阿有价事？”淑人含糊答应，并未接说下去。

又良久，淑人面色微红，转睐偷盼，似有欲言不言光景。韵叟摸不着头脑，顾令琪官喊茶。琪官会意，拉同瑶官退出门外，单剩韵叟，淑人在眠香坞中。

第五十三回终。





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失足妇鞭笞整纲常

按：朱淑人见眠香坞内更无别人，方嗫嚅向齐韵叟道：“阿哥教我明朝转去，勿晓得阿有啥事体？”韵叟微笑道：“耐阿哥替耐定亲呀，耐啥勿曾晓得？”淑人低头蹙额而答道：“阿哥末总实概样式。”

韵叟听说，不胜惊讶道：“替耐定亲倒勿好？”淑人道：“勿是个勿好，故歇无啥要紧嘛，阿好搭阿哥说一声，勦去定啥亲？”

韵叟察貌揣情，十猜八九，却故意探问道：“故末耐啥意思哩？”连问几声，淑人说不出口。

韵叟乃以正言晓之，道：“耐勦去搭阿哥说。照耐年纪是该应定亲个辰光。耐毋无拨爷娘，生来耐阿哥做主。定着仔黎篆鸿个囡件，再要好也无拨。耐故歇勿说阿哥好，倒说道勦去定啥亲；勦说耐阿哥听见仔要动气，耐就自家想，媒人才到齐，求允行盘才端正好，阿好教阿哥再去回报俚？”淑人一声儿不言语。韵叟道：“虽然定亲，大家才要情愿仔末好。耐再有啥勿称心，索性说出来，商量商量倒无啥。我替耐算计，最要紧是定亲，早点定末早点讨，故末连搭仔周双玉一淘可以讨转去，阿是蛮好？”

淑人听到这里，咽下一口唾沫，俄延一会，又嗫嚅道：“说起个周双玉，先起头就是阿哥代叫几个局，后来也是阿哥同得去吃仔台酒，双玉就问我阿要讨俚，俚说俚是好人家的出身，今年到仔堂子，也不过做仔一节清倌人，先要我说定仔讨俚末，第二户客人俚勿做哉。我末倒答应仔俚。”韵叟道：“耐要讨周双玉，容易得势，倘然讨俚做正夫人，勿成功个哩。就像陶玉甫，要讨个



李漱芳做垫房，到底勿曾讨，勦说是耐哉。”

淑人又低头蹙额了一会，道：“难倒有点间架来浪。双玉个性子强得野噪，到仔该搭来就算计要赎身，一径搭我说，再要讨仔个人末，俚定归要吃生鸦片烟噪。”韵叟不禁呵呵笑道：“耐放心，陆里一个信人勿是实概说嘎？耐末再要去听俚！”淑人面上虽惭愧，心里甚干急，没奈何又道：“我起先也勿相信，不过双玉勿比得别人，看俚样式倒勿像是瞎说。倘忙弄出点事体来，终究无啥趣势。”韵叟连连摇手，道：“啥个事体，我包场末哉，耐放心。”

淑人料知话不投机，多言无益。适值茶房管家送进茶来，韵叟擎杯相让，呷了一口，淑人即起兴辞。韵叟一面送，一面嘱道：“我说耐故歇去，就告诉仔双玉，说阿哥要替我定亲。双玉有啥闲话，才推说阿哥好哉。”淑人随口唯唯。

两人趲出眠香坞，琪官，瑶官还在门外等候，一同跟下山坡，方才分路。齐韵叟率琪官、瑶官向西往拜月房枕而去。朱淑人独自一个向东行来，心想：“韵叟乃出名的‘风流广大教主’，尚不肯成全这美事，如何是好？假使双玉得知，不知要闹到什么田地！”想来想去，毫无主意，一路趲到箭道中，见向时看跑马的都已散去，志正堂上只有两个管家照看香烛。

淑人重复趲回，劈面遇见苏冠香，笑嘻嘻问淑人道：“倪大人到仔陆里去？五少爷阿看见？”淑人回说：“在拜月房枕。”冠香道：“拜月房枕无拨嘛。”淑人道：“刚刚去呀。”冠香听了，转身便走。淑人叫住问他：“阿看见双玉？”冠香用手指着，答了一句。

淑人听不清楚，但照其所指之处，且往湖房寻觅。比及趲进院门，闻得一缕鸦片烟香，心知藹人必在房内吸烟，也不去惊动，径回自己卧房。果然周双玉在内，桌上横七竖八摊着许多磁盆，亲自将莲粉喂促织儿，见了淑人，便欣然相与计议明日如何



捎带回家。

淑人只是懒懒的。双玉只道其暂时离别，未免牵怀，倒以情词劝慰。淑人几次要告诉他定亲之事，几次缩住嘴不敢说，又想双玉倘在这里作闹起来，太不雅相，不若等至家中告诉未迟。当下勉强笑语如常。

迨至晚间，张灯开宴，丝竹满堂，齐韵叟兴高采烈，飞觞行令，热闹一番，并取出那《海上群芳谱》，要为众姊妹下一赞语，题于小传之后。诸人齐声说好。朱淑人也胡乱应酬，混过一宿。

次日午后，备齐车轿，除马龙池、高亚白、尹痴鸳及姚文君原住园内，仅留下华铁眉、孙素兰两人，其余史天然、葛仲英、陶云甫、陶玉甫、朱蕙人、朱淑人及赵二宝、吴雪香、覃丽娟、李浣芳、林素芬、周双玉、卫霞仙，张秀英、林翠芬一应辞别言归。

齐韵叟向陶玉甫道：“耐是单为仔李漱芳接煞，要去一埭嘅，明朝接过仔就来罢。”玉甫道：“明朝想转去，廿五一准到。”韵叟见说转去，不便强邀，转向朱淑人道：“耐明朝可以就来。”淑人深恐说出定亲之事，含糊应答。

大家出了一笠园，纷纷各散。朱淑人和周双玉坐的马车，一直驶至三马路公阳里口。双玉坚囑：“耐有空末就来。”

淑人“噢噢”连声，眼看阿珠扶双玉进弄，淑人才回中和里。只见阿哥朱蕙人已先到家中，正在厅上拨派杂务。淑人没事，自去书房里闷坐，寻思：这事断断不可告诉双玉！我且瞒下，慢慢商量。

将近申牌时分，外间传报：“汤老爷到哉。”淑人免不得出外厮见。汤啸庵不及叙话，先向蕙人说道：“李实夫同倪一淘来，故歇也来里船浪。”蕙人忙发三副请帖，三乘官轿，往码头迎请于老德、李实夫、李鹤汀登岸。再着人速去西公和里催陶老爷立等就来，不料陶云甫不在覃丽娟家，又不知其去向。



蒿人方在着急，恰好云甫自己投到，见了汤啸庵，说声“久别”。蒿人急问道：“到仔陆里去？请也请勿着耐。”云甫笑道：“我来里东兴里。”蒿人道：“东兴里做啥？”云甫笑而攒眉道：“原是玉甫哉哩，李漱芳刚刚完结末，李浣芳来哉，啲有点间架事体。”蒿人道：“啥事体嘎？”云甫未言先叹道：“还是李漱芳来浪辰光，说过歇句闲话，说俚死仔末教玉甫讨俚妹子。故歇李秀姐拿个浣芳交代拨玉甫，说等俚大仔点收房。”蒿人道：“故也蛮好嘛。”云甫道：“陆里晓得个玉甫倒勿要俚，说：‘我作孽末就作仔一转，难定归勿作孽个哉！倘然浣芳要我带转去，算仔我干囡作，我搭俚拨仔人家嫁出去。’”蒿人道：“故也蛮好嘛。”云甫道：“陆里晓得个李秀姐定归要拨来玉甫做小老母。俚说漱芳苦恼，到死勿曾嫁玉甫，故歇浣芳赛过做俚个替身。倘然浣芳有福气，养个把倪子，终究是漱芳根脚浪起个头，也好有人想着俚。”

蒿人听罢点头，汤啸庵插口道：“大家闲话才勿差，真真是间架事体。”陶云甫道：“我倒想着个法子，一点勿要紧。”

一语未了，忽见张寿手擎两张大红名片，飞跑通报。朱蒿人、朱淑人慌即衣冠，同迎出去，乃是于老德、李鹤汀两位，下轿进厅，团团一揖，升炕献茶。朱蒿人问李鹤汀：“令叔为啥勿来？”鹤汀道：“家叔有点病，此次是到沪就医。感承宠招，心领代谢。”

蒿人转和于老德寒暄两句，然后让至厅侧客座，宽衣升冠，并请出陶云甫、汤啸庵两位会面陪坐。大家讲些闲话，惟朱淑人不则一声。

少顷，于老德先开谈，转述黎篆鸿之意，商议聘娶一切礼节，朱淑人落得抽身回避。张寿有心献勤，捉个空，寻到书房，特向淑人道喜。淑人憎其多事，怒目而视。张寿没兴，讪讪走开。

晚间，张寿来请赴席，淑人只得重至客座，随着蒿人陪宴。



其时亲事已经商议停当，席间并未提起。到得席终，于老德、李鹤汀、陶云甫道谢告辞，朱蕩人、朱淑人并送登轿。单剩汤啸庵未去，本系深交，不必款待，淑人遂退归书房，无话。

廿二日，蕩人忙着择日求允。淑人虽甚闲暇，不敢擅离。直至傍晚，有人请蕩人去吃花酒，淑人方溜至公阳里周双玉家一会。可巧洪善卿在周双珠房里，淑人过去见了，将定亲之事悄悄说与善卿，并嘱不可令双玉得知。善卿早会其意，等淑人去后，便告诉了双珠。双珠又告诉了周兰，吩咐合家人等毋许漏言。

别人自然遵依，只有个周双宝私心快意，时常风里言，风里语，调笑双玉。适为双珠所闻，唤至房里，呵责道：“耐再要去多说多话，前日子银水烟筒阿是忘记脱哉？双玉反起来，耐也无啥好处！”双宝不敢回嘴，默然下楼。

隔了一日，周兰往双宝房间里床背后开只皮箱，检取衣服，丢下一把钥匙不曾收拾，偶见阿珠，令去寻来。阿珠寻得钥匙，翻身要走。双宝一把拉住，低声问道：“耐为啥勿到朱五少爷搭去道喜嘎？”阿珠随口答道：“勳瞎说！”双宝道：“朱五少爷大喜呀，耐啥勿曾晓得？”阿珠知道双宝嘴快，不欲纠缠，大声道：“快点放哩，我要喊无媸哉！”双宝还不放手，只听得客堂里阿德保叫声：“阿珠，有人来里看耐。”阿珠接应，问：“啥人？”趁势撇下双宝，脱身出房。看时，乃旧伙大姐大阿金。阿珠略征一怔，问：“阿有啥事体？”大阿金道：“无啥，我来张张耐呀。”

阿珠忙跑进去将钥匙交明周兰，复跑出来，携了大阿金的手，趑到弄堂转弯处，对面立在白墙下切切说话。大阿金道：“故歇索性勿对哉！勳说是王老爷，连搭两户老客人也才勿来，生客生来无拨，节浪下脚通共拆着仔四块洋钱。倪未急煞来浪，俚倒坐马车，看戏，蛮开心！”阿珠道：“小柳儿生意蛮好来浪，阿有啥勿开心？我替耐算计，歇仔末好哉咯。”大阿金道：“难要歇哉呀！俚噪来浪租小房子，教我跟得去，一块洋钱一月，我定



归勿去。”阿珠道：“我听见洪老爷说起，王老爷屋里无拨个大姐，耐阿要去做做看？”大阿金道：“好个，耐替我去说明哩。”阿珠道：“耐要去末，等我晚歇再问仔声洪老爷。明朝无拨空，廿六两点钟，我同耐一淘去末哉。”

大阿金约定别去，阿珠亦自回来。

廿五日早晨，接得一笠园局票，阿珠乃跟周双玉去出局。翌日，阿珠到家传说道：“小先生要廿八转来啲。”周兰没甚言语。吃过中饭，略等一会，大阿金就来了，会同阿珠，径往五马路王公馆。

两人刚至门首，只见一个后生慌慌张张冲出门来，低着头一直奔去，分明是王莲生的侄儿，不解何事。两人推开一扇门掩身进内，静悄悄的竟无一人。直到客堂，来安始从后面出来，见了两人即摇摇手，好像不许进去的光景，两人只得立住。阿珠因轻轻问道：“王老爷阿来里？”来安点点头。阿珠道：“阿有啥事体嘎？”

来安趑上两步，正待附耳说出缘由，突然楼上“劈劈拍拍”一顿响，便大嚷大哭，闹将起来。两人听这嚷哭的是张蕙贞，并不听得王莲生声息。接着大脚小脚一阵乱跑，跑出中间，越发“劈劈拍拍”响得像撒豆一般，张蕙贞一片声喊“救命”。

阿珠听不过，撺掇来安道：“耐去劝哩。”来安畏缩不敢。猛可里楼板“彭”的一声震动，震得夹缝中灰尘都飞下些来。知道张蕙贞已跌倒在楼板上。王莲生终没有一些声息，只是“劈劈拍拍”的闷打，打得张蕙贞在楼板上骨碌碌打滚。阿珠要自己去劝，毕竟有好些不便之处，亦不敢上楼。楼上又无第三个人，竟听凭王莲生打个尽情。打到后来，张蕙贞渐渐力竭声嘶，也不打滚了，也不喊救命了，才听得王莲生长叹一声，住了手，退入里间房里去。

阿珠料想不好惊动，遂轻轻辞别了来安要走。大阿金还呆瞪